

書名 四巧說不分卷 清刊本
撰者 清 梅庵道人 輯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2
編號 D8625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巧說不分卷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四巧說目錄

冊一

補南陔

第一段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屍一年逢活兒

聞凶信仰天號哭

第二段

被妒兒捨身出家

第二段

嚴擇婿路逢才子

第四段

奏軍功父子偕榮

第五段

清修院一家會合

第六段

認綉裙幼子活來

反蘆花

幻作合前妻為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

第一段

料事執捨身投井

第二段

受厚恩甘愿續絃

第三段

遇好友頂名赴任

第四段

過愁哀命婦黃泉

第五段

現真形一家同歡

第六段

賽他山

假傳書弄假反成真

暗贖身因暗竟說明

第一段 往山陰身受奇辱

第二段 赴揚州路遇名姝

第三段 細訪問青樓探病

第四段 巧分離院中買妓

第五段 暗周助才子得試

第六段 明說破夫婦團圓

忠義報

忠落天幻出男人乳

義感神夢賜內官醫

第一段 弄筆墨因詩得禍

第二段 受托孤真心保養

第三段 喜相逢談出情由

第四段 結婚姻夫反為妻

第五段 假陰陽蒙恩改正

第六段 平妖分崇及先靈

目錄終

補南陔

吳中梅庵道人編輯

叔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片七年逢活兒

詩曰新燕長成各自飛 巢中舊燕望空悲

燕悲不記為雛日 也有高飛捨母時

這首詩將白樂天咏燕古風一篇約成四句是勸人

行孝的常言養子方知父母恩人家養個兒子不知

費多少心力方得長成及至兒子長成往來反把父

母撇在一邊那時父母嘆怪他不孝却不思自己當

月行

初為子之時也。曾蒙父母愛養，正與今日我愛兒子一般。我當日在父母面上，未曾盡得孝道，又何怪兒子今日這般待我。所以白樂天借燕子為喻，勸世人。然雖如此，也有心存孝念，天不佐助的，如臯魚所言。子欲養而親不在，又有父母未亡，自己先死的，亦唯不能養親，反遺親以無窮之痛。如卜子夏為哭子而喪，明豈非人倫中極可悲之事。如今待在下說一喪父重逢，亡兒復活的奇遇，與列位聽話。說宋仁宗時，河北貝州城中有一秀士，姓魯，名翔，甫娶妻石氏，夫婦同庚，十六歲舉鄉，十七年即生一子，取名魯惠，字恩卿。自小聰俊，性格溫良，事親能孝。魯翔親自教他讀書作文，他過目成誦，點頭會意。年十二，即游序入泮，魯翔自己連走數科不第。至兒子入泮時，他已二十九歲。那年鄉中鄉榜，明年幸喜，聯捷在京。候選春選，却選不着，要等到秋選。因京寓寂寞，遂娶一妾，那妾姓咸，名楚娘，美貌知書，賦性賢淑，有詞一紅白非脂，非粉短長難減，難增等閒一咲十分春。搬下半天半韻，停當身材可意，溫柔性格消魂。更

兼識字頗知文記室校書偏稱

魯翔甚是寵愛到得秋選除授廣西賓州上林縣知縣領了文憑帶了楚娘一同歸家石氏見丈夫總中進士便要娶小夫人十分不樂只因新進士娶妾也等通例不好禁得他當下魯翔喚楚娘拜見夫人楚娘極其恭謹石氏口雖不語心下好生不忿又聞他已有了三個月身孕更懷醋意因問魯翔道你今上任要帶家眷同行麼魯翔道彼處逼近廣南奈反賊懷智高正在那裡作亂朝廷差安撫使楊政到彼征討不能平定近日方另換以青為安撫使未知可與否

我今上任不可拖帶家眷只着幾個家人隨去待太平了來接你們罷石氏嘆道我不去也罷只是你郎心愛的人若不同去恐你放心不下魯翔也嘆道夫人休取笑安見夫人便不是我心愛的又指着楚娘道他有孕在身縱然路上太平也禁不得途中勞頓這句話魯翔是無心之言那知石氏却作有心之語暗想道原來他是護惜小妮子身孕不捨得他路途跋涉故連我也不肯帶去却把地方不安靜來推托

轉展尋思愈加惱恨。正是一妻無別話，有妾便生嫌。妻妾爭光處，方知說話難。魯翔却不理會得，夫人之意，只顧收拾起身。那上林縣接官的衙役也到了，魯翔喚兩個家人跟隨一個中年的，叫做吳成。一個少年的，叫做沈忠。其餘脚夫數人，束了行李，催了車馬，與石氏、楚娘作別出門。公子魯惠道：「送父親至三十里外，方纔拜別魯翔，囑付道：『你在家好生侍奉母親，楚娘懷孕，教他好生調護。』」每事還須你用心看顧。魯惠領命自回。魯翔在路曉行夜宿，行至廣西地界，只見路人紛紛，都說前面賊兵猖獗，路上難走。魯翔心中疑慮，來到一館驛內，喚驛丞來細問。驛丞道：「目今懷智高作亂，新任安撫狄爺領兵未到，有廣西鈐轄使陳曙，輕敵致敗，賊兵乘勢搶掠，前途甚是難行。上任官員如何去得？老爺不若稍停幾日，等狄爺兵來隨軍而進，方保無虞。」魯翔道：「我憑限嚴急，那里等得狄爺兵到？」沉吟一回，想出一計，道：「我今改換衣粧，扮作客商前去相機而行，自然無事。」當晚歇了，次日早起，叫從人改粧易服，只見家人吳成把帕子包着頭。

在那里發顛行走不動。原來吳成本是中年人，不比沈忠少年精壯，禁不起風霜。因此忽然患病，魯翔見他有病，不能隨行，即修書一封，并付些盤費，教他等病體畧痊，且先歸家，自己却扮作客商，命從人也改了粧束，起身望前而去。接下漫題，且說吳成拜別家主，領了家書，又在驛中住了一日，想公館內不便養病，只得投一客店住下。將息病體，不想一病月餘，病中聽得客店內往來行人傳說前路懷家賊兵，遇着客商殺的殺，擄的擄，凶惡異常。吳成聞說，好不替主此大難，你又怎地逃脫的？吳成大驚道：我因路上病，不曾隨主人去，適間聞主人凶信，未知真假。欲尋前探看，又沒盤費，你從那邊來？我正要問個寔信，你今這般說，此信竟是真了。季信道：你還不知麼？你主人被賊殺在柳州界上，身邊帶有文憑，狄安撫直看明白，買棺安葬，立碑為記，好等你家來扶柩。碑上寫赴任遇害上林知縣魯翔墓。此我親眼見過，怎麼不真。吳成聽罷，大哭道：老翁呀，早知如此，前日依着驛丞言語，等狄翁兵來同走也罷，為何冒險而行，致遭

殺身之禍可憐新中個進士一日官也沒做弄出這場結果季信道你休哭罷家中還要你去報信如今快早收拾回去盤費若少我就和你作伴同行吳成收淚縉謝行點行囊美還房錢與季信一同回鄉時已殘冬在路盤桓兩月至來年仲春方纔抵家且說家中自魯翔出門後石氏常尋事要奈何楚娘多虧公子魯惠解勸楚娘甚感之魯惠聞廣西山路兵險難行時掛念這日正坐在書房聽說吳成回來喜道想父親已赴任今差他來接家眷了連忙步出只見吳成拜于地舉家驚問吳成將前事哭述取出家書呈上說道這封書不想就做老爺的遺書魯惠聽了跌脚捶胸仰天號慟拆書觀看書中說上上任後即來迎接汝母子末後又叮囑看顧楚娘孕體魯惠看了一發心酸與石氏楚娘俱皆哭昏正是

指望一家同赴任

誰知千里葬孤魂

可憐今日途中骨

猶是前宵夢裡人

當日家中都換孝服先設靈幕招魂立座等扶柩歸時然後治喪魯惠對石氏道兒本欲即去扶柩但二

娘孕體將產，父親既囑付孩兒看顧，須等他分娩方可出門。石氏道：却是這妖物脚氣不好，剋殺夫主。如今還要他則甚！快教他轉嫁人罷。魯惠道：母親說那裏話。他現今懷孕，豈有轉嫁之理。石氏道：就生出男女來，也是尅爺種。我決不留的。魯惠道：母親休如此說。這亦是父親的骨血，况人家遺腹子，儘有好的。怎麼不留。石氏只是恨，不止楚娘聞知，叫苦思欲自盡。又想生產在即，待產過了，若夫人必欲相逼，把所遺孩子托付大公子，然後自尋死路。未幾，不隔數日，早已分娩，生下一個兒子，且眉清目秀。魯惠見了，

苦中一樂，就與他取名為魯意字思之，取思親之意。只有石氏不喜，說道：我不要這逆種。等他滿了月，隨娘轉嫁去罷。魯惠見母親口氣不好，一發放心不下，恐自己出門後，楚娘母子不保，有負亡父之托。正在躊躇，不想魯意這小孩就出痘，痘花來，魯惠延醫看視。醫人說要避風，魯惠分付楚娘好生擁護。石氏却睬也不睬，只日逐在丈夫靈前號哭。楚娘本也要哭，因恐驚孩子，不敢高聲，但背地吞聲飲泣。石氏不見

也哭只道他沒情義越發要他改嫁過了兩日曾意
痘花雖稀却不知為甚忽然手足冰冷瞑目閉口藥
乳俱不進挨了半晌竟直挺挺不動了楚娘放聲大
哭淚如雨下曾惠也哭一場石氏道不必哭死了倒
乾淨便分付吳成未滿月的死孩例不用棺木快把
蒲包、着拿去義壇上掩埋楚娘心中不忍取出繡
裙一條上綉白鳳二隻楚娘裂做兩半條留下半條
把半條裹了孩子然後放入蒲包內曾惠也不忍去
送就着吳成送去吳成領命携至義壇上那壇上
利埋不得且在我家屋後明日埋罷吳成見說不
利不敢造次只得依言放下到明日去看却早埋好
在那里了吳成道怎不等我來看埋劉二道埋人的
時辰是要緊的今日利在寅卯二時等不及我先
替你埋了難道例不好吳成道也罷遂取些錢賞了
劉二角去回覆主命不題且說楚娘夫亡子死日夕
悲啼石氏道你今孩子又死沒甚牽掛了快轉嫁罷
楚娘哭道妾受先老爺之恩今日正當陪侍夫人一

同守節。就使妻有二心。夫人還該正言。勿責如何。反來相逼。石氏道。你不要今日口硬。日後守不得。弄出不伶俐的事來。倒壞我家風。楚娘見夫人出言太重。大哭起來。就要尋死。資活魯惠再三勸解。又勸石氏道。二娘有志守節。是替我家爭氣的事。母親正該留他陪侍。何必強他。石氏道。我眼裡容不得這樣人。你若要他陪侍我。却不是要氣死我了。魯惠聽說時。噤半晌。乃對楚娘道。二娘你既不肯改節。母親又不要與你同居。依我愚見。不如去出家罷。但不知你情願否。楚娘道。夫人既不相容。妾情願出家。只恐沒有可居的庵院。魯惠道。你若肯出家。待我尋個好所在。送你去。便分付吳成。要尋一清淨庵院。送二娘去出家。吳成道。本城中有個女真觀。名為清修院。乃是九天玄女的香火。小人亡故的母親曾在那裏出家。內中道姑數人。都是老成的。二娘若到這所。在去。倒也穩便。魯惠聞言。即親往觀中訪看。見這些道姑。果然都是老成。有年紀的。遂命吳成通知來意。道姑見說是魯衙小夫人要來出家。不敢不允。魯惠擇了吉日。

備下銀米衣服之類親送楚娘到觀中去楚娘哭別了靈座欲請夫人拜別夫人不肯相見楚娘掩泪登車徑往清修院中出家去了石氏那時方纔拔去眼中之釘十分歡喜魯惠既安頓了楚娘便收拾行裝哭別母親仍喚吳成隨着起身出門往柳州扶柩一路上水綠山青鳥啼花落適增魯惠的悲感不則一日來至柳州地面問到那埋柩的所在只見荒塚壘壘其中有一高大些的前立石碑上上大書魯翔名

字魯惠見了痛入心脾放聲大哭天翻地覆吳成亦

伏地長號正哭得悲慘忽有雄旗傘蓋擁着一位官人乘馬而來行至塚前勒住馬問哭者何人魯惠道只願啼哭未及回答吳成上前代稟只見那官人馬後隨着一人就是前日途中相遇的季信吳成便曉得這官人是團練使昌期遂稟道此即已故魯翁的公子今特來扶柩小人便是魯家的蒼頭昌期此下馬道既是同鄉故宦之子快請來作揖吳成扶起魯惠拭淚整衣上前相見昌期見他一表非俗雖面帶

威容自覺手神秀異暗、稱羨問慰了幾句因說道
足下不辭數千里跋涉遠來扶柩足見仁孝但來便
來了扶柩却不容易約計道里舟車之費非幾百金
不可足下若囊無餘資難以行動曾惠哭道如此說
先人靈柩無還鄉之日矣昌期道足下勿憂令先尊
原係狄公所葬足下欲扶柩須稟知狄公令狄公駐
節賓州足下也不必自去稟他且暫寓敝署等學生
替你具文詳報并述足下孝思狄公見了必有所助
學生亦當以薄賻奉敬那時足下方可回鄉計日
惠拜謝道若得如此真生死而肉骨也昌期便叫
右僮馬與曾惠乘坐并吳成一同帶至衙中曾惠重
復與昌期叙禮昌期置酒款待曾惠因哀痛之餘酒
不沾唇昌期也不忍強勸次日正待具文申詳狄公
忽門上傳進邸報探得河北貝州有妖人王則等作
亂竊據城池勢甚猖獗昌期忙把與曾惠告道貝州
是你我家鄉今被妖人竊據歸路不通學生家眷幸
已接到不知足下宅眷安否扶柩之事一雖性急不
得狄公慮且不必申文去罷曾惠驚得木呆哭道不

肯終鮮兄弟，只有嫡母在堂，沒人侍奉，指望早，扶
柩回鄉，以慰母心，不能事父，猶思事母，不料如今死
父之骸骨難還，生母之存亡又未卜，豈不可痛！昌期
勸道：事已如此，且免愁煩。天相吉人，令堂自然無恙。
妖人作亂，朝廷不日遣兵討滅，足下且寬心住此，待
平定了，扶柩回去，未遲。魯惠無奈，只得吞聲忍泣，勉
強住下，住了多時，昌期見他半淒出衆，又詢知他尚
未婚聘，且係同鄉，意欲與他結姻。原來昌期有女，無
子，夫人元氏近日在家新得一子，乳名似兒，年甫
歲，與女兒月仙同携至任所。那月仙年已十四，才色
絕倫，性度端雅，昌期愛之如寶，常欲擇一佳婿。今見
魯惠這表人物，欲與聯姻，但不知內才若何，要去試
他一試。看官你道：昌期是個武弁，那文人的學問，深
淺他那里試得出？不知那昌期原來是棄文就武的，
胸中儘通文墨，所以前日安撫狄青取他到軍中，參
贊凡一應檄文告示表章奏疏，都托他動筆。今欲面
試魯惠，却是不難。當日步至書齋，正要探魯惠所學，
只見魯惠取一幅素箋在那里寫什麼，見昌期來，忙

起身作揖昌期看那箋上草書天矯墨跡未乾便歡
 喜道是下字學大妙魯惠道偶爾塗鴉愧不成字一
 頭說一頭要及燕昌期却先取在手中道此必足下
 所題詩詞何妨賜覽魯惠道客館思親不堪入覽昌
 期道學生正欲請教遂展箋細看乃七言律一首云

荷蒙下榻主人贊
 痛我何心理簡編

我夢有詩寧可讀
 陔華欲補不成篇

死悲椿樹也鄉骨
 生隔靈障故國天

石現揚花點
 未如孤子淚無邊

昌期道此詩字可讀
 一語一字一語容學生更細

今之魯惠道拙句活目敢求斧政昌期道學生當依
 韻奉和說罷把詩箋袖入內來想道魯惠生詩又好字

又好真才可初若以為婿足稱佳選但女兒自負有
 才眼界最高我今把此詩與他看要他代我和一首

看他如何說便叫了鬟請小姐來那小姐果然生得
 時凝秋水黛點春山裙下小金蓮袖中纖玉

笑端詳舉止素稟鍾儀伶俐心情足稱閨秀若教
 玩月宛見嫦娥有變試使凌波真是洛神再世

月仙聞喚出來問爹：有何呼喚？昌期取出詩箋道：這便是在此作寓的魯生思親之咏，試與你觀之。月仙接來看了，稱賞道：詩意既悽惻，動人字跡又離奇，筆目真佳，製起昌期見他稱賞，便取扇一柄付月仙道：我欲將此詩依韻奉和，寫在這扇上，就送與魯生，你可為我代筆。月仙道：詩便孩兒代咏，字還是爹自寫，恐閨中筆跡不宜傳示外人。昌期道：我說是自寫的，他如何是你的筆跡，你不必辭。月仙不敢違命，取過筆硯，展開扇子，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其詩曰：

得窺翰墨景高賢

孝留題詩一

至性可方我夢句

深情堪補白華篇

經成闕里來黃玉

淚洒空山落曼天

他日朝廷升李秀

聲名應到鳳池邊

月仙寫完，昌期大加稱賞，便連那原箋一齊拿去。夫人元氏觀看，把魯惠如何題詩，月仙如何和韻，并自己欲招她為壻之意，細述一遍。夫人道：你既看得魯生入眼，女兒詩中又贊他，後日聲名必顯，這頭姻便可聯了。兩個說話，不防月仙從外廂走來，聽得父

母是說他的姻事遂立住脚聽了仔細回至房中暗
想爹媽欲把我與魯生聯姻此生詩字俱佳自是才
子又常見爹說他丰姿秀異不知果是怎樣沉吟
一回道婚姻大事不可草率待我捉空私自看他一
看方纔放心正在思想恰好這日昌期因有緊急軍
情報到連詩扇也未及送與魯惠忙出外料理去
了月仙乘間喚一丫鬟隨着以看花為由悄然至書
齋前從門隙偷窺見魯惠身穿麻素端坐觀書但見
眉目

眉目如雪正相宜粉面何郎錦帶更不詳細看

荀令若教笑口青輕開未識丰姿又何似

月仙偷覷半晌悄步歸房心上又喜又驚喜的是此
新才貌雙全驚的是此生的面龐與月仙的幼弟似
問我佛相像那似兒貌極清秀月仙最愛之今見會
氣狀貌相類故此驚疑因遂取花箋一幅題一詞云
常憐幼弟顏如玉目秀眉清迥出俗今日見喬才
宛然類小孩踪忽合處狀貌何相似疑是一
娘偶然折雁行

題畢把夾在針線帖中。次日夫人偶至月仙房中，適值月仙綉倦，隱几而卧。夫人不驚醒他，但翻玩其所綉雙鳳圖，忽見針線帖中露出花箋角兒，取出一看，上有詞一闋，認是女兒筆跡，依舊放好，密呼小鬟問之，曉得他昨日曾竊窺曾生，故作此詞，因想他平時最愛幼弟清秀，今以曾生狀貌與之相類，却不是十分中意。此個不可錯過，是晚昌期回衙，夫人把女兒這事說知，昌期歡喜，隨取詩扇并原箋到鏡前，看曾惠說道：「足下陽春一曲，屬和吟嘯，學生聊奉尊前，幸勿見哂。」曾惠看罷，極口稱謝。昌期因問道：「足下質美才高，宜早中東床之選，為何至今尚未婚聘？」曾惠道：「寒家本係儒素，不肖又髫髻無知，安敢遽思射雀昌期道：「足下太謙了，從來才士不輕擇偶，猶才女之不輕許字，若平常男女，倒容易替他尋家，竟空偏是有才貌的，其遇合最難，即如學生有一女，亦頗不俗，欲求一佳婿，甚難其人。」曾惠道：「今愛名聞淑質，固難其配，然以先生法眼，濛鑒必得佳偶。」昌期嘆道：「學生眼界亦高，今見足下，不覺心醉。」曾惠遂謝道：「過

蒙錯愛使不肖益深媿赧昌期道足下勿過謙我畜
此心已久今不妨直告不識足下亦有意采魯惠忙
起揖謝道蒙先生如此見愛感入五內但娶妻必告
父母今不肖父遭慘變母隔天涯分當寢苦枕塊陟
屺望雲之時何忍議及婚姻昌期道尊君既捐館足
下便可自主日後令堂知道諒亦必不棄嫌魯惠垂
淚道不肖以奔喪扶柩而來姻事斷非今日所忍議
尊諭銘刻在心待回鄉之日請命于母即來納聘不
敢有負昌期道足下之愛如此愈使我敬愛今日一
言已定金石不渝矣言罷即作別入內將這話述與
夫人聽了夫人也贊他仁孝月仙聞知亦指稱其
知禮自此昌期夫婦愈敬魯惠待之竟如子婿一般
魯惠十分感激但貝州妖人未平歸期杳隔逢年過
節惟有向塚前哭拜而已光陰迅速不覺一住五年
魯惠年已十八學識日進只是悲死念生時時涕泣
一日正在悶坐忽昌期來說道近日儂智高已敗死
其部將以衆投降寇氛已平昨狄安撫行文來要我
去議軍情又要我作平賊露布一篇我想這篇大文

非比之常，敢煩足下代為揮洒。魯惠道弱筆，豈堪捉
刃。還須先生自作。昌期道必欲相求，幸勿吝教。魯惠
推辭不過，便提起筆，頃刻草成，露布其文甚雄，正是
狹巷短兵相接處。

豈若魯生今日才。

雄文快筆通篇是。

昌期見了，大喜稱謝，隨親錄出，別了魯惠，就起身至

賓州，參見狄公。原來狄公寂敗濃智高，盡降其衆，并

日前被擄去的人，俱得逃回。狄公恐有賊黨混入其

中，都叫軟監在賓州公府前取昌期來，委他審問。果

係良民，方許歸籍。當下昌期見狄公呈上露布，狄

公看罷，大贊道：「團練雄才，比前更勝十倍。」昌期道：「不

敢相瞞，此非卑職所作，乃一書生代筆。」狄公驚道：「何

物書生，雄快乃爾？」昌期把魯惠的來因，并其孝行高

才，細說一遍。狄公喜道：「才子又是孝子，實不易得。我

當急為延訪，遂命昌期修書一封，又差偏將一員，速

至柳州，立請魯生來相見。魯惠接了昌期書信，備知

狄公雅意，不敢違慢，即命吳成跟隨，與來人同至賓

州，安撫衙門，以儒生禮進見。魯惠拜謝狄公，收葬父

骨之恩。秋公贊他代作露布之妙。命坐看茶。問答之間。見他言詞敏捷。且儀表堂堂。不覺大喜。便道我軍中正少個家室參軍。足下不嫌卑末。且權在此佐我。不及。即日當表薦于朝。以圖大用。曾惠辭道。惠生父母死別。生離。方深悲痛。無心仕進。秋公道。足下服制已滿。正當奮圖功名。以顯親事。不必推辭。遂命左右取參軍冠帶。與曾生換了。曾惠不敢過却。只得從命。秋公置酒後堂。并傳昌一團練來與曾參軍會飲。酒間秋公問起曾惠曾婚娶否。昌期便把昔日欲招他為婿。他以未奉親命為辭。秋公道。參軍與團練本係同鄉。且久寓其中。這姻自有不容辭。况相女配夫。以參軍之才。而團練欲以女為配。其令愛必是閨中之秀。了昌期道。小女不敢云閨秀。然亦不俗。卑職因見他無心中稱贊參軍的佳咏。故有婚姻之議。曾惠道。令愛幾曾見過。拙句昌期道。不但見過。且曾和過。不但小女見過。尊味足下也曾見過。小女和章。昔日那扇上的詩。與字。實俱小女所作。非學生之筆也。曾惠驚訝道。原來如此。怪道那字體妍媚。不像先生的翰

墨狄公便問什麼詩扇昌期將二詩一、念出狄公
贊道才士才女正當作配老夫為媒今日便可聯姻
參軍不必更却魯惠還欲推辭一來感昌期厚恩二
來蒙狄公盛意三來也敬服小姐之才只得應允乃
取身邊所帶象牙環一枚權為聘物昌期亦以所佩
碧玉猫兒墜答之約定扶柩歸後徐議婚禮正是
象環身未還
王墜姻先遂

貴人執斧柯

確把絲蘿繫

魯惠當日就住在狄公府中昌期自去公館審埋逃
道據軍士報稱此賊自投山澗中溺死其尸已腐不
可識認因有他所穿金甲在澗邊以此為信魯惠沉
吟道據愚生看來此賊恐未死狄公點頭道吾亦疑
之但今無可踪跡且賊衆已或殺或降即使賊首逃
脫亦孤掌難鳴故寬追捕耳魯惠道然雖如此擒賊
必擒其主愚聞此賊巢穴向在大理府今若逃至彼
處嘯聚諸蠻重複作亂亦大可憂還宜覓一鄉導遣
兵直窮其穴為是正議問忽報昌團練稟事狄公召

進問有何事昌期道其事甚奇卑職審問逃回人口
內有一人自稱是上林知縣魯翔曾惠聽說大驚道
不信有這事狄公亦驚道魯知縣已死文憑現據如
何還在既如此前日死的是誰昌期道據他說死的
是家人沈忠當日為路途艱險假扮客商而行因沈
忠少年精壯令其跨刀防護文憑也托他收藏不意
路遇賊兵見沈忠跨刀疑是兵丁即行殺死餘人皆
被擄去今始得歸還有同被擄的接官衙役口供亦
同卑職雖與魯翔同鄉向未識面不知真為狄候憲
差狄公道這不難今曾參軍現在此地他去請認便
了昌期道他又說有執密事要面稟大人卑職現帶
他在轅門伺候狄公即命喚進曾惠仔細一看果然
是父親魯翔此時也顧不得狄公在上便奔下堂抱
住大哭魯翔見了兒子也相抱而哭狄公叫左右勸
住細問來歷魯翔備言前事與昌期所述一般又云
僕智高查問被擄人口中有文人秀士及有職官員
即投檣請知縣不肯失身改易名姓甘為俘囚狄公
道被擄不失身足見有守又問有何執密事要說曾

追獲賊戰敗我軍獲其金甲于山洞邊誤認彼已死不知此賊解甲脫逃現在大理府中復謀為亂知縣在賊中深知備細今其降將寔知其事大人可即用為鄉導速除亂本勿遺後患狄公聽了回顧魯惠道果不出參軍所料參軍真智士而尊父實忠臣也遂傳令遣兵發將星夜至大理府務要速除賊首懷智高其降將姑免前此知而不首之罪用為鄉導自贖一面令昌期回柳州任所將前所立魯翔之碑仆到一面撥公館與魯翔父子安歇魯翔辭了狄公與魯惠至公館此時魯惠喜出望外正是終天喜朝舒數載哀情今日快當下家人吳成也叩頭稱賀少頃昌期也來賀喜說起聯姻的事魯翔歡喜拜謝昌期別過自回柳州任所魯家父子相聚各述別後之事魯翔聞家鄉冠警不知家眷如何又聞幼子不育楚娘出家未免喜中一憂過了幾日那發去大理府約兵將果然追獲懷智高解赴軍前狄公斬其首級馳送京師獻捷表奏魯翔被擄不屈更探得賊中情事來報其功足錄魯惠孝行可嘉才識堪用叙功

本上，又高標昌期名字，不一日聖旨到，下狄青加陞
 樞密副使，班師回京，魯翽加三級，改選京府太尉，魯
 惠賜進士第，授中書舍人，昌期陞山西指揮使，各准
 休沐一年，然後供職，恩命既頒，狄公即擇日興師，恰
 有邸報到，報朝拜，因貝州妖人未平，特命潞國公文
 彥博督師征討去了，狄公對魯翽道：文潞公老成練
 達，旌旗所指，小醜必滅，賢喬梓與昌揮使，既奉旨休
 沐，可即同歸矣，魯翽大喜，即與魯惠辭謝狄公，至柳
 州，昌期任所商議，欲先殺魯惠，與胡小娘成婚，以
 為己行，魯惠與胡小娘，存亡未定，胡小娘與魯惠，
 相愛，魯翽見他孝思誠至，不忍強也，遂別了昌期，主
 僕三人起身先行，昌期領了家眷，隨後進發，魯翽等
 行至半途，早聞貝州妖賊被文潞公勦滅，河北一路
 已平，即趨程前進，魯惠此時已不得一起飛到貝州，
 看母親下落，這話且按在下，却說石氏夫，胡小娘子
 去後，日夜懸望，不意妖人王則一結法黨，據城而叛，
 那王則原是州裡的衙役，因州中短絀兵糧，激變軍
 心，他便恃着妻子胡永兒，丈人娶姑，的妖術，乘機

前南

二

作亂擄城之後，縱兵丁打糧。城中男女一時驚
慌，且喜這班妖人，都奉什麼天書道法，凡係道觀不
許兵丁混入。因此男女都望着道觀中躲避。那些道
士道姑，又恐惹禍，認得的便留了幾個，不認得的一
概推出。當下石氏值此大亂，只得棄了家業，與僮僕
婦女輩一齊逃奔。恰遇兵丁衝過，石氏隨眾人避入
小巷。及至兵丁過了，回看僮婦輩，都已失散，獨自一
個，一頭哭，一頭走。見有一般逃難的婦女，說道：「前面
女貞觀中可避。」石氏隨眾婦奔至觀前，只見個老道
人，在那里關門。石氏先換身而入。眾婦齊欲挨不
進，道姑讓道：「我這里躲的人多了，安着你們坐下。眾婦
班里肯去，道姑不由分說，把門關上。只有石氏先挨
在裡面，抵死不去。道姑道：「你要住，也須問我觀主肯
不肯。」石氏道：「我去拜求你觀主，便隨着道姑走進法
堂。」果然先有許多避難的女人，東一堆，西一堆，法堂
中間有一少年美貌的道姑，端坐在雲床上，望之儼
如仙子。石氏方欲上前叩求，仔細一看，呀！那道姑不
是別人，却就是成氏楚娘。原來此觀，即清修院楚娘

自被石氏逼逐至此，出家舉道姑，見他聰明能事，遂推他為主。每事要請問他，不想石氏今日恰好避過，與他劈面相逢，好生慚愧。看官你道當初石氏把他恁般逼逐，如今倒來相長。若楚娘是個沒器量的，就要做出許多報復的光景了。那時楚娘溫厚性成，平日只感夫主之恩，公子之德，並不記夫人之怨。那日見石氏避難而來，忙下雲床拜見。石氏告以相接之意，楚娘欣然，欵留石氏，倒甚不過意。有詞為証：

逢狹路無生路，夫人此日心驚怖。舊仇若報命難

全道悔從前，真太如求遮護家。遮護何意賢，鄉不

記過冤家今變作恩人，服彼汪洋真大度。

三日後外面打糧的兵已定，觀中避難婦女漸皆歸去。石氏也想歸家，不料家中因沒有人看守，竟被兵丁佔住無家可歸，親戚俱逃，無可投奔。石氏號啕大哭，楚娘再三勸道：「夫人且住在此，安心靜待，不必過傷。」石氏感謝權且住下，不意妖人聞各道觀俱容留閒人在內躲避，出示禁約，兵丁借此為由，不時敲門打戶來查問。眾道姑怕事，都勸楚娘打發石氏出去。石

氏十分着急楚娘心生一計教石氏換了道妝也
作道姑掩人耳目然雖如此到底懷着鬼胎却喜妖
母聖姑人是極奉九天玄女的一日偶從觀前過
見有玄女聖像下車瞻禮因發告示張掛觀門許
閒人混擾多虧這机緣觀中没人打擾不但石氏得
安心借住連楚娘也得清淨楚修石氏在觀中設立
丈夫靈座旦夕拜禱願孩兒魯惠路途安穩早得還
鄉楚娘亦不時禱告直至五年之後文潞公統兵前
來滅了妖賊恢復城池破城之日即出榜安民此時
石氏意欲歸家奈房屋被亂兵踐踏幾年其費修理
婢僕又都散失難以獨居只得仍住觀中候魯惠回
來計議却說魯家主僕三人星夜趕回貝州但見一
路荒烟衰草人跡甚稀確是亂離後景象不勝傷感
到得家中僅存敗壁頽垣並没人影欲向隣里問信
亦無一人在者魯惠見這光景只道母親凶多吉少
放聲大哭魯翔道且莫哭你想楚娘在那觀中山家
今不知還在否若彼還在必知我家消息何不往問
之魯惠依命一齊奔至清修院來那日恰值下元令

節楚娘設齋追薦夫主。正與石氏在靈前拜祭。忽叩門聲甚急。老道姑開了門。魯翔先入。石氏看見。喫了一驚。大叫道。活鬼出現了。舉步欲奔。却早嚇倒在地。還是楚娘有些胆識。把手中拂子。指着魯翔道。老爺陰靈不泯。當早生天界。不必白日現形。以示怪異。魯翔道。那里說起。我是活人。隨後魯惠吳成也。到魯惠看見母親。方纔大喜。忙上前扶起。道。母親勿驚。孩兒在此。父親已生還。前日凶信。乃訛傳耳。石氏與楚娘聽說。纔定心神。四人相對大哭。罷。即撤去靈座。各訴別後之事。轉悲為喜。某道姑莫不讚。稱異。正是。

只道陰魂顯聖。

誰料真身復還。

豈比鶴歸華表。

宛如鳳返丹山。

魯翔收拾住房。重買婢僕。多將金帛。酬謝道姑。接取夫人。并楚娘歸家。楚娘不肯道。我今已入玄門。豈可復歸綉閣。石氏道。當初是我不是。致你身入玄門。五年以來。反蒙你看顧。使我愧悔無及。今日正該同享榮華。你若不肯同去。我又何顏獨歸。魯翔道。夫人既如此說。你不可推却。魯惠又再三敬請。楚娘方允諾。

拜了神像謝了道伴改法同歸自此石氏厚待楚娘
不似前番妬忌了過了幾日昌期家眷亦歸魯翔擇
吉行禮迎娶月仙與魯惠成婚奩具之豐花燭之盛
自不必說合卺後魯惠細觀仙姿真個似玉如花月
仙見魯惠紫袍紗帽神采煥發比前身穿縞素面帶
愁容時又大不同二人歡喜同入羅幃枕邊叙起昔
年題詩寫扇之事愈相敬愛此夜恩情你貪我悅十
分美滿自此恩愛不必細說且說楚娘出家過
了一番今將幾日離塵心已淨凡事却看得舌淡只有
亡兒曾意時常動念那裏尸剩下的半條白鳳裙一
向留着每對之陣淚一日昌家有人來問候小姐
說起昌期身邊有個寵婢懷孕前夜已生一子老爺
夫人甚是歡喜楚娘聞知又觸動了思念亡兒即取
出那半條鳳裙來看淚下如雨適月仙進房來聞話
楚娘拭淚相迎月仙一見此裙即取來細看口中嗟
呀不已問道這半條裙是那里來的楚娘道是我自
穿的七年前裂下半條裏了亡兒去留此半條以為
記憶月仙聽說連聲道奇楚娘道有何奇處月仙道

我也有些條恰好與此一樣便叫了鬟快去取來看
少頃取至楚娘展開細看好生驚訝再把那半條來
一配恰正是一條大驚道這分明就是我裏兒的如
何却在小姐處沉吟半晌又道是了此必當日掩埋
亡兒之時被人偷此半裙去賣因而宅上買得月仙
搖頭道我家買的正不獨一裙楚娘道還有何物月
仙想了半晌問道當時小叔死了拿去何處掩埋楚
娘道着吳成拿去義壇上掩埋月仙道二娘可曾自
去看埋楚娘道我那時生痘未滿月不便出門大公
子不忍去看止着吳成送去又值道日星辰不利家
曾埋放在壇上人家屋後明日去埋時那壇上人已
替我埋好了月仙又問這壇上埋人的可是叫劉三
楚娘想了一想道記得當初吳成來回覆正說是劉
二小姐問他則甚月仙聽罷拍掌道奇哉奇哉如此
說來莫非小叔不曾死楚娘大驚道如何不曾死月
仙道不瞞二娘說我那幼弟似兒寔非我父母所生
當初母親未至爹任所之時有個趙婆抱一個兩
三月的小孩子來說是義壇上人劉二所生因無力

養育要賣與人。母親見他生得清秀，自己無子，遂將
 錢十五貫買了，取名似兒。催個乳娘領着，携至爹、
 任所。爹、甚喜，竟如親生一般。今年正是七歲，聰明
 可愛。這半條鳳裙，就是裹那孩子來的。因我愛這鳳
 綉得好，故留我處。今裙既係二娘物，孩子又從劉二
 處來，莫非我似兒，就是你的親兒麼？楚娘聞言，半信
 半疑，道：「想劉二當初只為要偷這半條裙，故不等我
 家人去看埋，竟先埋了。如今裙便是我的孩子，或是
 他的也來，可知月仙道二娘勿疑。此子必非劉二所
 生，只看他相貌與我相公無二。若非兄弟，何相像至
 此？但不知既死如何復生。此中必有故。今只喚劉二
 與趙婆來問，便知端的。」楚娘道：「有理。」遂把這話述與
 魯翔并夫人聽了。月仙也對魯惠說，知俱各驚異。忙
 令吳成去喚劉二。月仙亦傳諭家人，季信去喚趙婆。
 次日，季信回覆：「趙婆已死。」吳成却尋得劉二來。魯翔
 細問之，果然。那昌公子就是魯公子重活轉來的。
 看官聽說，一個未滿月的孩子出痘死了，如何會活。
 即便活了。那劉二怎不來魯衙報喜討賞，却把去賣

與人原來有個緣故。凡痘花都要避風。偏有一種名紫金痘者。倒要透風。若透了風。便漿滿氣足。不藥而愈。若只藏在暖房。風不透。反弄壞了。這種奇痘出的也少。就有出的醫人也不識。昔有神醫周廣能識此痘。可惜不曾傳示後人。所以人多未曉。當日曾意出的。正是此種痘。被醫生誤事。教他避風。弄得昏暈了。去人見了。只道他已死。把蒲包包了。拿去義壇上。又不便埋。放在劉二屋後。那時的風透得爽利了。到晚間。劉二忽聞屋後孩子哭聲。嚇了一跳。急呼老婆同去看。只見蒲包在那裡。動解開看時。那孩子已活。大家知道奇怪。劉二叫老婆抱起。正要去報知魯衙。恰值他相識的趙媒婆走來說。知其故。趙婆說。吾聞魯家大夫人妬忌。此兒是小夫人所生。原是要他死。不要他活的。今若抱去還他。不討得好。反斷送了孩子。不如瞞着魯家。待我替你另尋個好人家去養育。倒賺得幾貫錢。劉二依言。把孩子付老婆乳哺。遂將空蒲包埋了。瞞過吳成。隔了月餘。孩子痘花平復。越長得清秀。趙婆曉得。昌衙夫人無子。遂把此子。仍用綉

裙裏去。只說是劉二養的。賣與昌爵。得錢十五貫。自
 取五貫。把十貫與劉二。後來趙婆已死。劉二移居城
 內。不想今日被兵成弄着。扯來見主人。質問此事。劉
 二料瞞不過。只得把前後事情。條細說出。舉家駭異。
 魯翔又把五貫錢賞劉二。就取這兩半幅裙。同着魯
 惠往見昌期。條言前事。昌期驚嘆道。死而復生。離而
 又合。千古奇事。不意多見于君家父子兄弟間。真可
 慶幸。遂入內。與夫人說知。呼似兒出拜親父。却說這
 似兒。年雖幼穉。性極穎悟。向並不知自己是螟蛉子。

近因昌期生了幼兒。家人私語道。此纔是真公子。不
 是假公子了。這句話落在似兒耳中。不覺驚疑。想道。
 我既是假公子。我的真父母何在。又想姐夫魯惠于
 里奔喪。却遇生父。不知我亦有父母重逢之日否。正
 疑想間。忽聞昌期叫他出去拜見親父。又聞姐夫的
 父親就是我的父親。大驚大喜。忙奔出堂。望着魯翔
 便拜。魯翔抱他起來。仔細一看。果然與大兒魯惠面
 龐相像。魯惠向在昌爵。曾見似兒。無心中不知他與
 已同貌。今日細看。方知酷肖父子兄弟。意外重逢。好
 前句亥

不歡喜。昌期設宴慶賀，宴畢便叫把轎送他兒歸去。魯翔道：「爹無意，不忍遠去。」魯翔歸拜母，仍當趨侍左右。昌期咲道：「却以離膝下，今日正當珠還合浦，豈可復使尊六生兒盛九當乎？」魯翔也咲，遂命似兒拜謝恩。父恩母領歸家中。楚娘見了，悲喜交集。石氏心也歡喜。月仙道：「二娘，你看他兄弟二人，可不是一般面貌。我昔年曾題一詞，末云：『疑是二爹娘，偶然拆鴈行。』不想竟猜着了。衆人聽說，盡皆稱異。正是：

寄情種，怪事出，塚中非父不難將。李代桃包。

內無兒，幻在，以感作真。偶然道着，拆鴈詞猜得如神。忽地相遭半鳳裙，湊來恰一嫂。子就是姐，親外加親。姊丈竟是哥，戚上添戚。幼弟莫非小叔，月仙向本生疑舅爺，與我同胞魯惠。今纔省得再來轉世，未為奇。暗裡回生料不出。

當日大排喜筵，合家稱賀。自此似兒仍名魯意，常到昌家來往。至明年魯昌二家各携家眷赴任，魯翔做了三年官，即上表乞休，悠游林下。訓課幼子魯惠，以狄公薦累遷至龍圖閣待制。母妻俱膺封誥。魯意

勤學孝秉有阿兄之風年十六即成進士聯姻貴室
後來功名顯達楚娘亦受榮封昌期官至經畧以軍
功子孫世襲指揮使與魯家世為姻好這段話親能
見子之榮子能侍親之老孝子之情大慰詩經南陔
之篇乃孝子思養父母而作其文偶闕後來東晉雖
有補亡之詩然但補其文未能補其情今請以此補
之故名之曰補南陔

補南陔終

中國書局

上海

11

5